

定襄縣補志

藝文下

恥

(25060)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三

論下

武帝求仙論

時人好語仙佛因作武帝論以辨之

鞏懿修

山西省圖書館藏

六經言鬼神秦漢而下始稱仙佛有其信之或且疑
諸子百家以是聚訟者紛若矣夫聖人遠鬼神而未
以為無鬼神唐宋大儒闢佛老而未嘗以為無佛老
武求神仙而乃曰天下安有神仙何哉蓋惟默參乎性
命之原而後可語於造化深知夫始終之故而後可達
於幽明聖人立人之極而以神道設教不以為無故不

地方文獻

必顯言其有諸儒閑先聖之道以與佛老相持明知其有乃不得不拒之於無漢武以賢知之過求治於天人相與之際未嘗非道中人也惜乎見之不真欲速成於恍惚疑似之間故始則盡情極致索之於四海之外六合之表繼而茫無所得乃不得不廢然返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神者伸也鬼者歸也道之體物而不遺者也而以其妙陰陽之靈是以泯形聲之迹非鬼神無形聲聚於形而有形者自不見入於聲而有聲者自不聞也三代而上君皆神君臣爲聖臣精與道合氣與神遊而

以其自得者教人乃不得不指其迹於日星河嶽風雨雷霆之間使天下後世知天人之相去爲不遠也三代而降聖教浸微有心世道者恐天人之理不明乃借神道設教之義而託其名於仙佛仙者元也佛者法也義從乎人而道近於神故其說曰見心見佛又曰身有仙骨夫佛卽在心仙且在骨亦可知鬼神之體物不遺而人之可以與天爲徒矣無如引之愈近失之愈遠其或求之過高致流於空虛寂滅之途而假其道而入於歧者甚至極於怪誕幻杳而不知歸此非聖人教天下萬

世之心也夫鬼神之與仙佛其有無不具論今試取而
驗之於人人之一身體備陰陽手可持孰使之持足可
履孰使之履耳目可視聽孰使之視聽惟心則思孰使
之忽焉而驚忽焉而喜忽冥然而罔覺忽惺然而不昧
是不得不曰身之神也既有是神則不能無聚散既有
聚散則不能無清濁方其聚而清也是旦明之天也神
之著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湛湛者太宇也安安者真
君也人之與天合者也由是求之五老可現也姪女可
起也以仙佛爲有則真有也如其散而濁也是寃孽之

場也鬼之獄也耽於毒而不知罹於網而莫解沌沌者
頑物也洶洶者魔瘴也人之與天離者也由是迹之山
鬼可崇也水魃可災也以仙佛爲無則真無也然則有
無在人非在仙佛也漢武欲求道於天人而不知近返
諸身心之間當其窮兵黷武幾以堯舜爲不足法嗣而
天下粗定四夷來朝乃復侈心於不死棄童男弱女於
海上祈甘露靈芝於宮中是自求孽非求神仙也及至
輪臺一役滅性灰心始悟始悔論者謂其如夢初覺而
不知其終屬夢夢耳乃或者傳王母稱觴一事疑其爲

方士之所愚夫術技愚人中才咸知以武皇之雄才大略秦漢而下不少概見文成五利輩又安能戲而欺之夫抑有慕於古帝瑤池之祝以爲可以倖致而求之不得乃奇而傳之以自飾其愚並以愚天下後世之求仙佛者耳不然雲裳霞佩武皇既親見其有又何得自以爲無哉

捐賑論

李鎔經

世間第一善事莫如賑饑年歲不登窮民無所得食有啖草木者矣有餓以待斃者矣當此之時能散升斗之粟以資戶口之糧其爲惠豈可量哉夫賑饑之事有在官者有在民者在官則皆有司職分所當爲非所謂行善也行之自民斯悅仁慕義力之所及皆善之所施矣國家定制賑饑有獎勸之典錫之冠帶表厥宅里寵異之以爲榮卽或朝廷未及褒揚而鄉里已沾實惠所謂陰德如耳鳴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延及子孫且食其報當代簪纓之族掇巍科登臚仕代振家聲溯其先業多由拯窮恤困而來積德累仁誠莫大於是矣然而行之者卒鮮何也恒情愛財不忍輕棄其費其難一饑民

聞風而集力恐不給其難二人心多詐轉虞以賑恤之需資出入者之乾沒其難三有此三難而好義者遂不數數觀矣然而慷慨之士見義必爲往往奮不畏難傾其財以濟人之急沮勸所不知謗譽所弗計其始也覈丁口量遠近慎遴委察奸蠹措置周詳經畫良非易易及其境過時遷遺愛無窮令名不朽轉令慳吝怯懦之流自悔其坐失事機而相與歎羨夫利澤之長爲不可及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嘗觀閭巷之人平生無他長而獨無所吝於助賑修志乘者從而闡揚之書曰某年饑某也捐錢若干緡某也輸穀若干石彼同時之坐擁厚貲者早已蕩然無存而名亦同歸於澌滅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百里奚有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夫誠知行道之有福也則亦可以奮然而興也已

恤下論

李鎔經

慘莫慘於鬻子女酷莫酷於虐婢僕凶荒之歲民不聊生於是有鬻其男女者此其骨肉生離亦情之至慘者矣然而彼之父母曰無傷也將爲之求生也將爲之求免於凍餒而無失所之虞也乃爲之主者暴戾恣睢稍

拂意輒捶撻之其號咷之聲痛楚之狀往往有爲鄰居所不忍聞見者甚且饑之寒之以示罰且曰習之以耐苦也目擊其輾轉於鞭笞槌杖之下而漠然無所動於心是求生反不如無生也求免失所而終至於失所也嗚呼酷矣昔陶淵明遣一力送其子而曰此亦人子也夫不以爲己之奴而直以爲人子者以吾愛子之心推彼父母愛彼之心方且哀矜之體恤之有失姑宥之不才姑誨之若劉寬之婢污衣而不嗔韓魏公之僕碎玉蓋而不罪明道先生父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服役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劉韓二公之量寬猶不如程公之心恕而其足爲取法則一也今之有婢僕者不然徒曰吾有家法在至使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婦人肆其毒男子不能理論而復縱之少年恣其怒老者不能勢禁而亦聽之積習相沿恬不爲怪彼之父母顧猶遙計之曰吾子女庶幾飽煖而無恙也而豈知其一至於此哉 國家定例毆斃奴婢者家長治罪未嘗以契買賤役稍從寬宥則彼之所謂家法者皆王法之所必懲也况乎家庭之間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御

下不仁乖戾日積自來匹夫匹婦之含冤皆足干造物之怒而召及身之殃王簡易暴得疾死而復甦云曾約東一小奴至斃今爲祟梁仁裕妻李氏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死月餘李晝見婢來召首生疽亦腦潰而死祝氏婦撻婢有烙鐵火鉗之刑後見婢索命而亡是戕人之生適以速已之死王法所不及顧能逃冥譴乎哉吾願有奴婢者念其迫於饑寒依已以求生仁以逮之慈以畜之方慮彼之偶有疾痛疴癢或不得遂其生而無以償其求生之願又奚忍肆其酷虐乎至如史冊所載有贖人奴婢而還之者有視婢如女擇配遣嫁者此又盛德之事有力者所當仿而行之也

論性

樊裕發

人稟氣於日成形於月藐焉中處與化同流是謂性命孟子言性善言立命至引伸其義若有命不謂性有性不謂命心重語長一時詖淫邪遁之說闢之廓如矣其後則荀况概例諸拗木揚雄兼喻夫治田率與孟子相牴牾賈生謂人有三等韓子謂性有三品髣髴乎智愚不移之論亦未嘗與孟子脗合也豈願學孔子孔孟顧

亦有殊指哉夫論理不兼氣則不備論氣不本理則已
歧疑則必戰復而能亨與夫純粹以精不失其正者其
源本各有所自異氏淪於錮眾說拘於墟君子道其常
聖人觀其通人道天道其揆一也天其可以一隅概乎

醒世論 并序

吳德光

同治寅卯間諸弟子見逆氛不靖禍及生靈天
下幾徧惟晉省尙獲安全不似外省悽慘思挽
人心冀回天意願効匹夫爲善之忱商術於予
予喜其有畏天命憫人窮之意先助之以詩詩

曰落葉滿地上在樹已無多看破此光景人壽
能幾何立身苦不早歲月易蹉跎男兒有遠志
不做待怎麼復爲是論以開悟之

世雖極治不能無小人而小人每抑於君子世雖極亂
不能無君子而君子每過於小人雖然一介之士苟存
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然而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天也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天將廢之誰能
興之然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古今不易之

數也數窮則變物極則反現交上元人心有將轉之機
因勢而導握要以圖何施而不可何往而不利然而心
有餘者或苦於力不足非集衆人之力以爲力則善力
之所及或僅一鄉一邑而止非集衆有力者之力以爲
力則善力之所及亦不過一鄉一邑而止然而大有力
者又或粟紅貫朽施一飯有德色捨一金有難色以視
國初諸義士屢次發粟賑飢甚至鬻賣血產爲救流亡
挽頽波計者眞霄壤不啻也然而恃入者必恃出多藏
者必厚亡往往生異常不肖子孫嫖賭浪蕩傾敗所有
甚或疾病死喪官詞口舌水火盜賊人財俱空此必然
之理亦確然之數也夫生長富貴之家有宮室之美有
妻妾之奉有奴婢以供使令有財帛以供揮霍正所謂
幾生修得到梅花者而乃貪戀迷惑頓昧夙因驕奢淫
佚遂成墮落當權不肯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眞可
痛也眞可惜也然而尖刻之富戶方以盤剝貧民爲得
計方以刻薄成家爲美談方以救難濟急爲迂圖方以
賈物放生爲呆扮雖有諸聖賢諸名儒之格言至論方
且以一筭置之終不能覺之使悟如爾等之有才力者

正不一而足也然而某某多貲實吾所屬望之人也某某多智亦吾所慰勉之人也多貲者能破其慳多智者能祛其妄皆超羣軼類之才非等閒所可及也秦漢以來得氣之厚無如元魏得統之正無如大明得氣之厚兼以得統之正無如我

皇清者

高皇帝以神武應運忠厚開基賢子聖孫繼繼承承薄海內外悉主悉臣二百餘年之久德洋恩溥無不愛民之主上天眷未有艾其所以禍及生靈者皆下民之孽官貪吏汙所致也諸弟子果有一片真心一切善事信心奉行隨緣募化逢人勸導當以宣講 聖諭爲第一義庶可仰答 皇恩於萬一切勿弁髦視之也書有之爾尙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此卽轉禍爲福轉否爲泰之機也諸生其知之諸生其勉之

說

御製明慎用刑說

嘉慶丁卯年

道德齊禮聖王垂教之本意也齊之以刑聖王不得已

之苦心也代天子民者君也爲人君止於仁止之義蓋
首一切用人行政除暴去殘皆仁心所流露也君爲衆
父億兆皆吾赤子豈不欲其生而必欲置之絕地哉誠
以良莠不同干名借義作奸犯科之徒非刑不能齊之
耳而用刑之大旨不外乎明慎明者知其事之原委察
其情之真僞兩造既備虛衷聽斷如日之光不遺幽暗
犯法者甘心認罪受害者了無嗔怨此明之功效也慎
者胞與爲懷豈可任其殘賊哀矜勿喜一死不能復生
一字無虛始可定案片言不實勿厭重推總欲吾心毫

無疑竇則情真法協如衡之平焉有輕重倒置此慎之
功效也我朝立法至爲詳備凡一罪囚必經數次覆勘
始定爰書在官者皆得預議至於情實重犯尙候勾到
有一線可寬者改入可緩視前代設鎮撫司習用非刑
草菅人命者真天淵之隔矣人心日流日下犯法者多
案牘紛繁詐僞百出問刑有司憚於聽訟漸至潦草隨
意不能虛衷延納反覆推求遂令奸詭者漏網懦弱者
罹罪健訟者逞刁覆盆者難雪皆不能明慎之所致也
朝審爲恤刑大典誠兼聽並觀盡美盡善之良法在京

則大學士九卿科道在直省則督撫藩臬司道公同會議雖古之明目達聰何以逾此哉奈奉行已久視爲泛常旅進旅退無聲無臭覲面謂毫無冤抑罪當情真閒有一二敢言之臣以從寬改實加重辦理爲認真益增秋肅之氣反失春生之旨所謂北轅適越相去益遠矣夫明生於公公則無私無私始能明慎由於勤勤則不怠不怠始能慎嗚呼凡百有位皆以明慎爲用公勤爲體庶幾辟以止辟以馴致於刑期無刑鼓太和之元氣臻斯世於大同遇可言之時行有爲之績予一人實有厚望焉

元遺山詩集說

樊裕發

乾坤清氣得之最難必其中有物焉而後寶光騰達久而不泯而人亦往往珍之誠以言者不朽之一而詩又立言之一也有唐三百年昔人特推少陵爲詩史其他或不傳或傳矣而不盡終可傳飄風過耳卒歸何有而當之者亦曾不爲意也遺山先生崛起於子美數百年之後力障橫流發爲中聲時閑閑公爲一代宗匠始見其箕山琴臺諸篇歎爲二百年來無此作噫至矣且先

生之自命固不專在乎詩方其搜羅散軼究心千古並
當時遺事嘗名齋室曰野史亭其意即昌黎所謂作一
經傳之無窮者是也卒之蹉跎將老尙欲有待使當日
遼金諸史並前代未定之史一經先生之手必大有可
觀奈天生巨筆不假之時致中原文獻坐歎沉淪豈獨
先生之不幸哉然而萬古騷人別有寄懷即其掩淚空
山遺藁獨抱史筆稗官之感不啻流連三致意擬諸少
陵之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無於不可者詎有殊焉更觀
集中所載若西山蕨薇粵千羈魂等云云則道愈晦而
情愈深尤可以意逆之故譚者謂遺山之論詩即以存
史吾更曰先生之傳詩不愧立言

祭文

祭遺山先生文

郝經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
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乃造物者
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於成是理其可明
耶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非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
莫不震驚以爲閔世生

閑閑初見公文曰是閔世生者

渡南河而爲名

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
雷厲以風飛挾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
一傾摠塵言其滯思淪錮濁以爲清關斯文之洪源俾
灑汗而淵澄而乃沐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
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
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
模道程獨步於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
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
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
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
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黨樂章之雅麗倩
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
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
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
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
可哀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奉議大夫張世美文

張秉正

維嘉靖六年正月乙卯朔月二十四日壬寅順天府治

中張秉正謹以清酌素饌之奠致祭於奉議大夫張公
世美之靈嗚呼人孰無生生而能益於時者有幾抑孰
無死死而能聞於後者有幾惟公孕西山靈淑之氣爲
中華人物之英奮身科目綽有令名繼登仕路屢播賢
聲其在於濟南也折獄情而獄無寃滯僉曰神明其在
於順天也理政明而政皆克實雲錦成羣其在於松江
也棄家累而弗顧攜幼子以隨身催徵得勸懲之道錢
糧宿逋者好義而屯雲督運剗分例之弊豪強求索者
聞風而遁形生而有益於時也爲何如節儉則頑率奢
傲以敦以醇孝弟則宗族鄉黨是儀是刑誠信不違違
同千里之赴約清廉不苟何忝暮夜之辭金故清苦類
寒酸之實已見於上官之考語使君同水清之句每形
於鄉宦之歌謠死而有聞於後也又何如吁生爲良臣
死爲全人壽雖僅及於古稀吾知心事已畢慨然運精
神而上蓬瀛駕白鸞而氣騰騰奏雲璈而聲泠泠正蘋
蘩草草公其鑒格冥冥尙饗

祭樊孝弟先生文

徐濟言

維年月日高安徐濟言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於孝

弟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於世長辭也已三月矣憶先生生平惟以主靜爲宗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雖染病在床猶時時以復性爲致念洵所謂耄而好學誨人不倦者也嗚呼先生耳提面命口授指麾俾濟言六經註脚道岸先登皆先生之善誘也先生負性誠明胸懷洒落有以絕糧爲慮者先生曰此無益之思徒以自擾則先生之純一不已如光風霽月可知與閭閻往來不立崖岸雖互鄉童子有問必答亦從無鄙棄所謂有教無類不念舊惡者其在是歟嗟呼以先生之

道德一曲先生恒嘉予之而境遇之窮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嗚呼今而後事有所不明理有所不達於何而就正後生小子於何考德而問業焉若啟思翼行俾後進升堂入室尙賴先生之默佑爾噫嘻因才學之譎陋欲誅先生而不能每念及之傷如何已祇當三月之辰聊具庶飭之薦先生有靈來格來享嗚呼哀哉尙饗

書

與子延祚書

薄世佑

涖任以來將及半載杜絕私謁諸貴豪日伺吾隙然而

不懼者讀書一場頗了徹生直二字且身受國恩此身已非已有惟恪勤奉職期上不負君下不負民死可入祖宗祠堂而已每閱一狀常至夜四鼓不寐惟恐枉一法冤一民天地鬼神森然羅布手官事小辜恩罪大爾兄弟居家宜立定脚跟刻厲攻苦勿染膏粱氣習處族黨比往常更要謙謹公事切不可干預無故不可到縣庭君子防未然凜之慎之祖訓有云讀書成名固是佳子弟若居官受賄臨陣脫逃以及夤緣當路歛怨平民有玷祖宗清白家聲死不得入祖塋宗譜塗名兒輩當共體此意吾家自厚祖以來奉 關帝甚虔龕前置長明燈朔望必衣冠肅拜亦以瞻禮遺像使人忠孝之心勃然自不容已非有緊事切不可疎忽

書承恩集後

薄世佑

人心戒滿天道惡盈亢則有悔惕則无咎凡我後人雖富累萬金官階一品切不可擺堂唱戲自貽亢悔開子孫比優狎邪之漸○讀書須耐得清苦昔賢云人能咬得菜根香則百事可做子弟讀書固佳不能讀書亦須將四書本經略通大義卽爲農爲商不至與俗浮沈毫

無把握

答嵇督學第七書

樊 翰

樊翰頓首接收惠唐貢茶膾殘魚具見飲食不忘之意
遙望文星默伸拜謝前者承諭問道學曰先生有心得
語願毋隱以告翰慚愧之甚翰自康熙丙寅負笈襄城
時犬馬之齒一十有四遂登二曲之門所與交如惠子
成李聲池黨憲公諸人其材量宏毅皆道學中人翰自
以起山城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叩空空故痛
自鞭策三年乃悟古之學者爲己一語的係聖學宗旨

七歲靜坐十年之後漸有所省進而講道學一言片牘
流傳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三十九歲矣初登道岸
讀周易四書與朱陸薛王之書似有信處而正言直指
無所避忌則莫如先師二曲夫子二曲夫子陝西藍屋
人姓李字中孚今上累徵不起其學直入孔顏堂奧不
僅化朱陸異同著作種種皆身心性命切裏之功而原
其要旨則學體一圖真耐人十日思雖古人復生未敢
多讓矣嘗記平生知己如惠子成李聲池黨憲公輩數
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

復知音乃今得卿大夫五六友如宗師者其自幸宜何如哉宗師真儒領袖理學宗工在官爲文人學士所矜式在家爲宿德名卿所欽慕固已超章句諸儒之上惟
有宋諸賢心法或未飽聞而鑒道之耳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釋之曰聖賢千言萬語祇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兩段話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輪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欲吾宗師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報樊林卿第四書

嵇曾筠

督學使位重材朽嵇曾筠再拜言林卿足下曩者辱賜十書教以聖學宗旨主靜爲務捧讀之餘徒增愧赧僕豈能如此哉既承挽回覺路謹抒所驗以對伏乞賜之斧正是所禱切第一書謂欲識無極太極先須閒居體獨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可謂片言居要善發蓮溪夫子育中之意也厥後又靜坐體獨十日始悟冲漠

無朕中萬象森然已具與足下慎獨中和位育相合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人疑其無因妄增私意以有之故樊
思菴先生曰無極太極初無向見纔有向見便是欲妄
蓋言性體也而慎獨之旨明矣第二書謂天命流行物
與无妄人得以爲心是爲本心即天命之性也僕欽佩
之餘頓悟朝聞夕死之義便欲急起直追者自謂本體
之明固未嘗息也不知足下以爲誠然否願書近來心
得以告我第五書謂私念萬端不起我身即起我家人
性本善良知炯炯一有我而其明蔽則相近而習相遠
矣故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己
之難程子曰克己可以治怒僕閱是書以爲有我者學
途中徹始徹終之大病也當於視聽言動之際戒慎恐
懼矣故足下嘗言惟聖人乃能毋我自大賢以下皆須
克己已即我我即私也克之之方直斷而已祭仲曰毋
使支蔓蔓難除也其克之之謂與戊寅中秋望日草草
奉覆謹再拜

與子斗照書

樊翰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非一無以寧靜非精無以至誠夫

學須誠也誠則明動變化心須靜也靜則含宏光大非明無以達事理非含無以定德性故古人最重明德含養也含養者含而養之如口含物之含含之即是養之非於含外別求養法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明德者明其本體之明如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非人之所能明也帝典曰皆自明也明由誠誠由靜靜由精一惟精一爲能明心見性明心見性緊要在日用隨處認天理日用隨處即精一命脈勿忘勿助是聖學功夫立身制行皆在此於此中有真實得力處立身制行自高出人頭地所謂聖學心傳有本原得學問慎勿年與時馳意與歲去也

卮言

示及門卮言

梁述孔

古之所謂爲學將以治性情敦行詛盡修齊治平之責而讀書特其一端也古之所謂讀書將以廣見聞考得失爲格致誠正之資非爲著作文章之用也先賢謂論語弟子一節即聖門教學日課非七十子之徒別有授受而專以此爲蒙童幼學言也其自孝弟以至親仁皆

爲實學而學文則以餘力及之朱註謂文爲詩書六藝則讀書即在學文中可見聖賢爲學非以讀書爲正課也且孔孟時無著作文章之事此乃三代以後之所爲而其時之爲文者亦本其心之所得耳目聞見之所知發舒其知人論世之識或原性道或談治理故其文爲學者之文可以不朽於世而非以此爲梯取名位之具也自科舉之制興而後士皆以文章進用歷代以來或詩賦或策論皆文也而八股之文起於宋盛於明沿及於昭代原其初以爲學者日讀四子書心聖賢之心

乃可以代聖賢之言以此取士更爲純而不駁乃制舉者將謂由本而發爲末而應舉者遂乃逐末而忘其本因欲取科第而後爲文因欲爲文而後讀書究其所讀之書亦必近於科第之書而因是而謂之曰學其實於古之所謂學毫不相及進而問其學之故則公然曰吾以取科第也非是則可以不讀書不識字竟不知科第外所學尙有何事設語以性情行誼之說則莫不駭怪而唾棄之以爲迂以爲妄以故舉世一轍師之所以授弟之所以學父兄之所以屬望名利而止耳斷不敢有

及於明人倫學聖賢者此學術之所以日卑而世風之
所以日下也今試進學者而謂之曰爾其勿爲八股勿
取科第則誠迂也妄也功令之所在雖聖人復起不能
不由也然使少慕古人之學以自飭其性情行誼而遂
有害於八股有妨於科第則古人之學誠迂而無當於
今之世勿爲可也今有人焉孝於親弟於長和於衆勿
近於比匪勿卽於怕淫而曰以是之故而妨害於讀書
作文取科第也有是理乎雖至愚極謬不以爲然矣然
則其以孝親弟長和衆勿比匪勿怕淫之心之身而從
事於讀書作文吾知其心少蔽而易入其身無擾而易
成而於取科第也亦可以名實相稱而不愧不然則性
情之不顧行誼之不講並聞見得失之不辨其稍自斂
者不過株守其鄙陋之習而以爲安分其不自重者遂
日流於匪蕩之途而以爲達觀背禮傷義得罪名教而
曰吾但能爲文章取科第則居然學者也此無論文章
之不能工科第之不能倖卽如其所願亦入則爲鄉黨
之鄙夫出則爲國家之蠹物而已矣而得謂之曰學者
哉

哉

我輩既讀聖賢書且代聖賢立言雖不能不爲科名起見而既列名教之中亦當少思自拔於流俗本其夙所講訓者時自檢飭家庭之地倫常之間第一大關節斷不可決裂以至日用動作總使稍有繩尺無滋謬戾非遂敢云學爲聖賢也要使不失爲中人也算得讀書一場前言偶有所感而爲之即書示同人並贅此以期相與其勉焉切勿唾棄是幸

賦

新齋賦

元好問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

今龍門村

結茅菊水之上

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爲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邱陵爲山而惡乎畫履霜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爲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

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
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會出
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徭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
津揜虛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嚚我卜我居於浙之
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
而學因等級之不躡憤則啟悻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
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已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
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
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人安知
温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
之新乎

仙舟渡河賦

廖翺

惟至誠斯能通神非純孝無以格天思至誠與純孝兮
念樊孝子之於川恐父匍匐於河上兮每朝出而夕必
返焉適滹沱水之方盛兮遂與侶伴而盤旋蒙皇天之
是輔兮使仙舟而來前爾乃浮芥子於洲中置瓜舫於
漕上自繫河滄無煩人放過客倉皇仙翁景仰羣之離
兮不相爲謀類之聚兮各於其黨髣髴桂棹之休依稀

蘭艘之像雖有褻裳之心志兮不得用於洪濤剗舟刻
楫之來渡兮何憂乎江漢之永廣素常無通仙之術兮
胡爲不招而自往也靈槎有濟人之能兮實由孝德之
是享也李太白詩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蓋金光之疑而爲船兮復紫
氣之化而爲叟惟斯人之有至德兮故神物而獻於渡
口苟扇帆之珍重兮詎敢捲而勿走雖劍舟之異常兮
不容繫於隄柳岸人覩之而稱奇兮方踟躕而搔首樊
君當之而不疑兮尙覺於親之有咎於是孝心愈篤於
寤寐慈航益急於指津艤幢巨艦之幔兮於茲列陳青

雀黃龍之軸兮汎汎其淪檜楫於焉破浪松舟由此臨
濱初無候於北岸旋以到於南垠愚者於此見其憑虛
而御風復排空而乘艣或歸諸妙術通靈或謂爲法能
生羽而不知忠信之感乎仙舫兮孝弟致其渡普洵乎
尼山之支派允矣唐魏之遺民或者疑爲誕妄兮君子
信爲至真誠心動乎神靈孝德充乎天地惟上下之潛
通知天人之一理莫謂使君之好事而傳奇可教天下
之爲人與爲子

原夫元遺山者見前神山垂號地竺標名山人諺語云神山亦名地竺

下臨溥牧二水北坡叢譚云神山面牧馬而背溥沱上應昂畢雙精太史公曰

趙地昂畢分野定襄屬趙驚嶺鬱鬱乃天竺驚嶺也地則分野當在昂畢無疑

天柱亭亭諺語云神山舊有天柱峯又名劍峰崇貞初年冬十月崩廣一里而盤曲

周遭一里高七丈而峻嶒神峯詩話云神峯七丈插雲端濯硯溫泉堪

掬摭言云遺山下有溫泉其水如墨相傳米元章曾濯硯於此架筆仙峯足登叢譚云神

山文昌祠前有一峰三指其形如筆架故召筆架峯藏經之樓百尺諺語云留月軒內有藏經

樓高十丈又考碑志云康熙四十五年回祿為災此樓灰飛後人重建其高僅兩丈云傳燈之壇

三層宏教大師法壇有上中下故曰三層爾其仰第一名山之高標寶賢堂名

勝志云藏山遺山乃三晉第一名山信廿一勝地之清絕雲溪雜錄云晉昌勝地廿一神

山乃其一也千尋碑轟蚪蚪獨見摧殘片碣書留鳥跡自成

轉折連三事類云神山古刹內有古碑片碣上書神禹謂不辨漢唐放鶴亭邊扶筇諺語云神峯處士元邦讀年即此碑也固會放鶴於此因名之讀

書巖上躡屐裕之與諸名人讀書處裕之書院故址未荒全上之昂

劉昂字興州人講堂餘基猶昔講堂舊基即今之老君廟座處若夫菩薩巖之

岌業梵王宮之逶迤事類云神山絕頂有古佛堂韶秀乳母顏色事類

云神山筆架峯其色韶秀神似乳母顏色蒼勁孫老鬚眉雜錄云遺山東北

有峯其色蒼勁草芽疏長後人因孫狀元國鎮嘗讀書於此號為孫老峯元子月軒為學常樂大師

嘗讀書於此號為孫老峯元子月軒為學常樂大師

嘗讀書於此號為孫老峯元子月軒為學常樂大師

普珙 蓮社講經不疲知幾麻徵君九疇字載酒文孺趙濕字題詩

山居千里高駢字遁世宜之趙元字况夫春流神谷之神魚

叢譚云遺山東睡有冷池亦名神谷每歲三春時出魚人呼為神魚至明成化間牧水浩大其谷竟填裕之曾

有牆東有秋放月軒之月菊留月軒中菊色如月故名月菊夏登錢塘

冷池之句之荷錢諺語云遺山有蓮花塘俗呼曰登錢塘冬皎梅坡之梅雪名勝志云神山

絕頂有梅花坡坡上有梅數株每至隆冬神寒時其花色冒雪最鮮宋盧隱君愛之築室於側因號梅坡曾有

雪梅詩二年年添雪瘦梅全歲歲補烟疎竹名勝志云遺山山頭

有疎竹晴嵐景變寫來難真勢奇看去易惑二句乃名勝志晉王

烟雲以補密所謂遺山功德寺裏元帝持盃名勝志云元世祖御駕親聘裕之於遺山裕之景象語也

高卧不起世祖贊曰裕之猶龍小瀛洲頭事類云神山亦名小瀛洲

此山能藏真可謂潛龍山也

晉王解轍事見時遊結義之祠遺山半山有結義祠碧殿丹楹景色極佳閒

覓藏仙之谷叢譚云遺山有藏仙谷或曰乳母祠中有嬰洞是也不敢強解安公之桐

琴堪彈事類云神山絕頂有無極安心齋彈琴處元氏之藏書足閱肆考云遺山之

月軒內有裕之所藏書三千部今無存蝦蟇石之崢嶸肆考云遺山之

琶泐之清潔肆考云遺山下有琵琶泐或曰此固天然

之所飛來見抑亦五臺之所遺脉者也雜錄云遺山或五臺山之遺脉也

滹沱河夜聞陳烈婦鼓瑟賦

侯聯桂

烈婦投河悲千古三歲孩兒誰哺乳縱使欲歸襁與負
賊擄驢背難回府迄今登仙幾經年夜月下瑟三鼓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聲聲寫怨曲曲含愁哀音抑而紅
樹浙浙悲風揚而白雲悠悠數聲彈罷孤月白一部歌
成百蟲啾昔陳氏之被擄於驢上也回望土垣恨母子
之永別轉瞻茅屋痛夫妻之長離想誓死之靡他兮空
懷借老憶迴腸而欲斷兮更難會期如今風雨渡頭弔
貞賢之香魂宛在溯昔烟波津上呼太蒼之軼事誰知
維時暮雲收盡宿雨方停數峰翠聳逸韻清冷襄子城

頭霜華潔滹沱岸上沙草馨古調傳來如聽當年罵賊
雅音飄去猶存昔日精靈歌曰但聞廿五絃聲不見奏
曲仙人忽訝湘靈鼓瑟轉思烈婦遺神又歌曰彈不與
人共彈傳來玉指形單惟見長河瀉白踏翻古渡沙灘
詩

甄莊三藏後身

三藏來中土時其師授記謂當逢甄而住歿後三百年見夢於白氏

出地中

孫九鼎

生自龜茲國來從大業年緣甄駐飛錫夢白出重泉鐵

石亦有毀筋骸何尙全應知待彌勒萬劫庇山川

愚軒為趙宜之賦

元好問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佞佞皆大夢百年只辦作朝三
爭識羣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淨眼妄翳無根嗟自種
天機嗜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鄒魯闕令人卻羨愚軒愚
一蹴藩籬開廓空去聲愚軒虛室久生白掌上精真元自
洞氣籀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
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桔槔賢抱
瓮病瘖能指跛能履眉睫雖存室復動我云俗士蔽一

曲全笑不全從古眾渠儂六鑿日相攘內不錙銖徒外
重守宮緣壁夸覆射懸蝨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洩不知
止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目比方相多纔與瞽師論伯
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
行就今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龜
頌

看遺山

元好問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魚今
日忽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上書臯壤

與山林使我欣然歎我身天地間託宿真遽廬無窮閱
有限萬期亦須臾坎止及流行何計疾與徐百年險與
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九折亦催車必惟易之就
遇險當何如化化復生生體異理不殊鷺非浴而白烏
豈黔而烏誰續長跼鶴誰截短足鼻孔墨不煖席盜蹠
華堂居公車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參出
無驢輓裘與快馬照耀輿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
盂擊鮮日爲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賢愚
作計第一我造物良區區嚮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遺山書懷繼元弟裕之韻四首

趙元

著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驂
騶受羈銜大笑跛鼈遲跛鼈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
參漆園物理本自齊檳榔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穆之萬
人雄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鐘鼎不可
倖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爲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汗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醎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常

相期

窗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
疇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
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奇書多
攜來爲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崢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
機天所災室暗燈不熒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蹄泐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
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粟里愧淵明香山慙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趙宜之愚軒

李純甫

弄窮射殺金畢逋老盧磔殺玉蟾蜍朝夕相避崑崙墟
忽見天公一目枯塵昏土眯萬萬古雲眇雨淚寒模糊
嗟哉區中人么麼如蚍蜉書生不惜兩瞳子長使看書
如老奴冰鄰一奇士西河君子儒二公正坐詩作祟得

句令人不敢書先生有膽乃許大落筆突兀無黃初軒
昂學古澹家法出關雎暗中摸索出奇語字字不減瓊
瑤琚神憎鬼妒天公阻戲將片雲翳元珠九竅鑿開混
沌死罔象未必輸離朱靜埽空花萬病除一片古心含
太虛屏山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安得恰似愚
軒愚

留月軒

元好問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結四鄰繁陰散芳澤閒
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得驪伯驪伯

屬我歌蟾兔爲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風索索乾坤月
與我光滅即生魄元精貫當中甯有天壤隔卯君尙奚
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坐睡驚墮幘一笑雞未鳴
虛窗自生白

贈定襄趙仲常

名憲宜之從弟詩有黃塵袞袞
時隨脚華髮蕭蕭老壓頭之句

辛愿

趙子年雖小論詩樂最深秋風凡幾首冬日更多吟老
大吾無力文章爾用心荒山松竹底莫厭數相尋

贈趙宜之二首

辛愿

夫子今詞伯胡爲遠帝京青雲無轍迹白髮有柴荆鬼
戲多年病人高四海名麟經方有缺無惜繼邱明
轉徙家無地逢迎客有尊光陰連病枕天地一愚軒霜
雪青松古風塵白壁温從渠投隙者袞袞向金門

哀古道

趙元

山深道壞水縱橫怪得春來少客行不信天教人迹斷
水乾更遣蒺藜生

田間秋日三首

趙元

好雨知時便放晴天和醞釀作西成秋收但得官軍飽
未怕輸租遠十程

禾穗纍纍豆角稠崧前村落太平秋熙熙多少豐年意
都在農家社案頭

籬翁偃僂負薪行稚子跳梁剝棗聲不以二姑忙更殺
晚春堆髻脫釵荆

學稼

趙元

不堪炊煮一箱書十口東西若可餬食祿已慙中隱吏
墾山聊作下農夫藁遺場圃無多積子入官倉困遠輸
近日愚軒睡眠少打門時復有追胥

書懷

趙元

懶退無心廩與庖願攜諸子刷山礮閒消白日醒吟醉
猛省浮生夢幻泡窈窕雲山三兔窟漂搖風樹一鳩巢
聯名便入村家社莫認公卿是故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趙元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枯乾坤萬里雲無迹
冰雪三冬柏有心故國鉤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陰
莘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

家具爲農近日新世味飽嘗惟可睡詩情漫苦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臞元伴老身

喬夫人綵繡僊人圖

元好問

綵服僊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
一頌根花更有餘

喬夫人綵繡出山像

元好問

不見恆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
依舊雲門望太平

周才卿拙庵

元好問

進臣

定襄志 卷三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畧無痕庵名未便遮藏得
拙裏元來大巧存

真味齋

在遺山

元好問

麤飯寒壑老此身高人那計甌生塵味無味處君知否
道著琴書已失真

晚宿遺山寺

趙 灝

松門明月佛前燈庵在孤雲最上層犬吠一山秋意靜
敲門時有夜歸僧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元好問

狼藉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村離愁擾擾理還亂
來事悠悠誰與論瘴海漸添春浪濶冰崖惟覺暮煙屯
人間底似三峰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鞭入灞橋鬚鬢而今滿霜雪
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陵紫未消
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趙村晚望

劉昂霄

放眼東原上風煙接渺茫林疎出村落野迥散牛羊天
地浮元氣山河半夕陽登高一長嘯未覺阮生狂

宿中霍道院

元好問

疊巘沈沈轉素蟾長松拗拗擁高簷湖山已爲新晴好
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睡更無甜
溪堂借宿從今始便見兒童具米鹽

定襄東山三首

元好問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巘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
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
枉著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邱一壑都堪老
且具神山煙景休

登遺山哭遺山先生

閻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遺山壽元內翰

郝經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大虛遺山先生曳長裾
醉鞭黃鶴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

定襄不元 卷三
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百
年元氣一杯酒千丈光輝萬卷書高卧一曲歌聲價百
碑磔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
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
唐虞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娛既有墜地風
雲之驪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鷓鴣仰天一笑萬事足倒
騎箕尾遊蓬壺

遊七岩山詩 有序

明 黨承志

定襄之東南境有山一曲名曰七岩峭壁層崖蒼翠

重疊石洞天啟迥若巨廬空濶穹深不假工鑿左右
峯巒蔽虧白晝幽暗日暨桑榆返景方曠故曰七岩
晚照亦其邑之一景也洞中爲惠應聖母祠卹亂所
靈禱祀者數百里內咸奔走之歲有常期襲爲盛事
考之方誌聖母卽磨笄夫人按磨笄者晉趙襄子之
姊也爲翟代王夫人襄子謀取代地誘殺代王於夏
屋山夫人磨笄自殺其事具史記趙世家卷中嗚呼
夫人殺身成仁節義凜凜真可與秋霜競烈皎日爭
光窮天地亘古今昭揭而不泯也其廟祀萬世固宜

但云主亂嗣著靈應如流俗所傳則不可知意者天
監厥德故畀此柄以永其祀歟抑當時聞風慕義者
假此名祀之久益附會遂成故實歟余輩閒游茲境
瞻拜靈祠因感史事賦詩凡七章以紀勝寄欽耳適
邑丞永年胡君應奎乃故人犬司徒紫山先生姪也
請刻石置祠下因敘其事俾并刻之然詞之蕪拙貽
笑大方固不暇計云通政司右通政牧川黨承志撰
河南道監察御史雲崖黨承賜書嘉靖乙巳夏四月
立

石竇豁淵然冲虛小洞天渾沌誰鑿竅幽悶孰開先陟
降陳重陞縱橫布十筵雲根蒼蘚澀谷口堊花妍曲岫
飛靈靄懸岩滴暗泉逕從林麓轉樓與翠微連白晝陰
崖黯黃昏返照鮮恂美磨筭節莊嚴廟祀虔妥神宜淨
域覽勝絕塵緣天永貞魂祀人欽錫亂權舍生難普遂
降福可皆專神詎無功食禋惟有託延精誠能貫石靈
應或通元禮重如禱祀知茲義靡愆

黨承賜

東南一帶山蒼翠連峯嶂一轉入幽深七岩西北向積

石古鐵色洞府天開
朔中有磨笄祠儼設
天人相胙饗
靄紛紜威靈宛悽愴
香火日嚴奉祀享歲
供餉畀嗣果
神庥無寧轉相誑磨
笄古賢烈至德天所
尚英魂久益
明當躋列仙行應悲
家世殲願續斯人嚙
此意天或矜
特以斯權貺匪茲享
廟祀安得萬世旺

張天吉

山轉叢蒙向七岩
馬蹄行怯石途艱
貞姬祠下清無暑
祠在雲岩洞府間

銅斗計成欺白日
磨笄義就凜清風
蒼岩廟食應千古
誰羨常山取寶功

張天童

義節垂聲永不刊
萬年香火寄岩巒
巒岩間水滴原無盡
似恨家亡淚未乾

曾於青史識芳名
今覩靈岩廟貌明
瓣香瞻拜欽高節
詎有布圖似俗情

彭琳

青史遺踪信有傳
山間立廟翠微連
雨來洞口雲先合
水落岩頭石欲穿
故國河山千古恨
野人香火萬年虔

定襄志 卷三
趙襄功業今安在節義芳名永不鏽

七岩山

王道行

七岩祠廟枕山隈話說磨笄事可哀爲覓寶符墟代社
却傳弓韞禮高祿幽泉尙咽生前淚化楮猶飛亂後灰
天爲孤貞延血食故教人乞子孫來

遺山懷古

傅山

今遊晉昌見遺山憶昔遺山真相似知是天竺靈鷲峰
飛入元家作才子遺山大節若元氣乾坤不老山秀峙
秀峙古標柱蒼穹清操恥與降臣比君不見先生雍容

氣象列賢行杜陵詩史屹相向道符前哲德蓋世騷作
絕代稱宗匠假使子非大手筆將來史草焉無恙匪茲
退藏老於斯安得後世有令望又不見龍歸冥海淨烟
雲鳳隱丹邱全羽翼金元英雄今已矣寒鴉猶噪故廬
北嗚呼世事如流水所過踵陳迹心靜地皆山物虛城
是壑我來添作一峰青以對遺山秋月白

滹沱河

朱彝尊

滹沱河上流漸急騎馬春冰滑可憐百尺浮橋空斷板
孤城哀角動荒烟愁顏送老飢寒日絕塞因人雨雪邊

定襄縣志 卷三 藝文 四
轉憶江鄉多樂事花濃齊放五湖船

豫讓橋

劉龍

六卿分晉歲華遙古跡猶存國士橋
流水落花愁尚在夕陽衰草恨難消
伯夷恥食周王粟仲父還登小白朝
萬古人心此忠義汗青留取姓名標

國士行

何景明

漆身爲癘吞炭爲啞更名入宮廁
變形伏橋下雖不禿讐魄猶得斬
仇衣生有國士名死爲壯士哀

題龍門龍王寺舊日讀書處也

鄭友周

十年蕭寺此棲遲暗裏操持神鬼知
義命自安原憲守紛華不動卜商思
雲山蒼翠當軒色楊柳參差拂檻絲
何事別來相憶久庭前老樹尙離離

題聖阜樓壁

傅山

鷲嶺靈峯發興新琪花貝樹鬪長春
危樓坐視三千界童子相從六七人
仙石輒宜留足跡溫泉清可濯纓塵
靜聽竹雨松風裏始悟人間樂未真

題喬參軍軍中乞米圖三首

傅山

參謀人去剩空詩乞米圖中仰惠慈
宦跡已隨忠靖著

貞心猶及盛明時採風始見監軍像秉筆重摹副帥儀
展畫漫增興廢感好將舊語記新知

人在畫圖忠在詩詩中自有歲寒姿幸逢副帥原留像
轉憶參軍夜語時血灑三關身報國雨淋七日米愆期
靈臺一點今初對莫作尋常影像窺

監軍冰骨傲霜姿晚節於今繫我思蓋世忠名猶在耳
斯人重見復何時難尋副帥參謀座誰補喬公乞米詩
愧我毫端塵未浣空憑遺像寄心知

贊喬參軍

史臣作

明經矢志直凌霄不惜微軀報聖朝破賊元戎先陷陣
參謀副帥正揚鏢雨淋七日天難問血灑三關恨未消
留得丹心青史照於今尙仰監軍喬

七岩山

鍾一誠

苦節貞心孰與儔岩泉滴滴寫清幽時人不識芳香處
誤作神祠孕育求

漆郎山

鍾一誠

國士潛踪洞口深芳名膾炙到如今漆身吞炭尋常事
惟表孤忠精白心

百佛堂

鍾一誠

踏破雲山翠幾重須穿石徑入仙峯回崖斷處青林繞
曉日升時碧草濃掃却塵心聞喚鳥徘徊古寺覓蒼松
換鷺躑躅人何在石洞清幽宿露封

溫泉

鍾一誠

天時人事喜相同浴罷溫泉趁好風濯去塵埃巢父潔
披來惠暢楚王雄漣漪暖逐桃花浪搖曳陰垂楊柳叢
不是偷閒耽逸樂爲憐春色去匆匆

闕城

鍾一誠

無卹雄圖尙可尋崇墉屹屹記碑陰幅員廣袤雖殊昔
規製依稀却到今牧水沱流環作帶神山聖阜列成襟
參差村落人烟簇安定如何要費心

北樓試士

晉昌書院初成課士作

鍾一誠

作吏羞塵俗公餘且論文樓新光映日士集氣凌雲泰
岱依稀望舞雩彷彿分命題雅切景興觸意欣欣以樊遲從

遊二節孔子登東山二句命題

晉昌書院落成

鍾一誠

建國君民敦學先一官此意尙殷然簿書稍暇儲才急

藝院增輝課士專五夜吟歌雲漢徹三冬文史雪冰研
由來玉琢方成器行看鵬飛萬里聯

龍門烟樹 一景

鍾一誠

碧樹鎖龍門濃陰識鹿原
檜標烟裏寺帘指雨中村葉
密鶯聲滑風清燕影翻
遙知佳氣滿葱蒨五雲根

虎峪雲橋 二景

鍾一誠

虎峪仙橋起何愁七聖迷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天門開談蕩雁齒露端倪月戶紛相向虹

腰若可齊飈車應上過下再望雲霓

仙人足石 三景

鍾一誠

石借仙蹤美仙蹤石共傳仙人能足石石跡正神仙不
跨華鯨去時留紫氣旋神靈有呵護歷劫自長年

隱士釣臺 四景

鍾一誠

三穴溫泉水幡幢四面開

溫泉在聖人山下有三穴長流唐龍朔中嘗賜錦幡幢蓋

人間春信到天上客星來
片石懸清節飛霞映翠苔
聖人山麓土隱士有魚臺

南山霽雪 五景

鍾一誠

晴雪縣城南千山玉樹含光分
瑤闕麗氣壓嶺梅穉積

素通銀海浮嵐炫彩曇只疑天表近霽雪作清談

廉水晴波 六景

鍾一誠

榮光澄素沼明鏡朗青藍地勝清無暑泉廉信不貪水
天齊一色波月兩相涵豈樂同周圍還看潤霜柑

藍臺夕照 七景

鍾一誠

韓趙悉如夢山河春復秋藍臺餘野草晉國剩荒邱虹
散留殘照霞飛映夕流清時多稷契漫數智襄猷

暖窰長春 八景

鍾一誠

窰暖春長住居遊勝五湖昌辰真化日樂境小蓬壺歲
月諸天有神仙一事無林泉清賞在平眺愜昆吾

輓李母杜孺人霜操 武舉李煥母

楊敬儒 忻州人

一夜驚傳沒婺星長懷姆教悼芳靈霜風冷徹貞松節
血淚沾殘畫荻形縛引冰心人已去邱迎玉骨草猶馨
千秋共擬招魂句留取清光照汗青

鷓鴣天 爲韓金用妻
吳節婦作

鞏懿修

不是人間粉黛香玉欄千葉菱荷芳芙蓉雪瘦薰沉水
翡翠盤中走夜光 城崩杞淚染湘決絕胭脂不避霜
菱花碧血愁雲黯慘淡清風此夜涼

月照幽閨玉臂寒一聲楚角怨勾欄江南幾度梅花發
夫死秦關血未乾夫不見淚洗瀾斷腸今古夕陽殘
金鍼挑動心頭恨一線辛穿一線酸

輓李節婦詩

張福泉妻

萬世昌

獨閉幽閨五十秋蕭蕭鶴髮已盈頭呱呱襁褓成名早
采采蘋蘩奉祀修血淚已同朝露盡冰心應共白雪留
貞邱未獲陳椒酒風雨陰森起暮愁

樂天貞

鞏殿邦

隙裏光影夢裏身人生底事苦勞神瑤琴一曲三杯酒
笑指浮雲點綴新

西園

傅靜菴

樊佩玉妻

西園半畝寄城西芒種期來自把犁花裏臨池晴燕語
畦中翦韭曉鶯啼六經昔讀今猶熟廿史新編舊所批
老耳龍東仍不倦閒招女媳指沉迷

郭李節孝詩

郭三謨妻

劉

繹

乙未狀元

廿載寒燈淚欲枯空山貞孝兩艱劬無枝可託孤飛鶴
有影相隨反哺烏誰道忘憂護已樹惟應立節竹能扶
中天月好盟心跡會見微波古井無

牛鄭節孝詩

牛與德妻

劉繹

幾時鸞鏡賦于歸倏忽秋風卷翠幃忍看父書拋篋笥
勉權子職慰庭闈茹荼半世心彌苦采菽中原願未違
留得歲寒松柏在春來芳草有餘暉

輓成邑薄令尹

爾臧

劉嗣漢

八十有餘老我時感君奄逝哭題詩一團和氣依稀在
兩袖清風撒喇吹休說你家貧似洗但聽成邑口如碑
百年窮富知誰是羨得芳聲萬古垂

夢遊聖阜

樊裕發

偉哉造物何奇儁有靈山兮厥號聖疑是元圃特飛來
突作一峯清且峻憶昔登臨日蘿徑深以橫時當春夏
交溪流旁四映仙人石上有遺踪漫理細紋尙逼真更
望危樓當絕頂鈞天帝室欲為鄰廿年風景頓渺如蓬
然一榻愛吾廬誰與更喚山靈起軒豁端倪出太初生
面特開尤奇古聖阜兩字作大書愧無太白驚人句天
姥神貺何相似千年豪傑壯風雲古往今來一瞬耳淋
漓元氣九天垂乾坤不老青山峙

寓元遺山寺覽景

張世祿

山崇臺閣水涵樓人在諸天最上頭
翠柏蕭疏欲晚照孤峯日夜枕寒流
風迴澗谷千聲應雲鎖禪關一寺秋
勝地不須稱海島并州此處卽杭州

懷元遺山

張世祿

世歷金元幾變遷懷人今古恨綿綿
碑殘古字沉秋雨柏老空山冷暮煙
解去衣冠留義節老來心事只林泉
荒祠蔓草年年綠指點遺迹問老禪

同親眷數人遊元遺山

張世祿

蘿薜峯巔步夕陽平沙樹影接青蒼
山歸一雁衝雲小水浸遙天瀉影長
五六人中皆故舊二三里外卽家鄉
僧來話我山房樂半榻山雲過石床

同客數人山望有詢遺山爲何如人者因舉以對

張世祿

百年氣節冠裳外一味詩情水石間
識得寺前晴夜月不須此外訪遺山

遺山山居書感

張世祿

山居消白晝捲幔獨焚香客至茶烹露
鶯啼語弄箏聽風依洞古枕石卧雲涼
睡起逢僧話溪烟過野塘

山齋暮吟二首

張世祿

空山無客至竟日掩柴扉淡月孤砧咽閒庭一鳥飛花
陪人意笑僧伴白雲歸隔水村翁話蓑衣曬晚暉
春眠茶竈冷寂寞又黃昏地僻鐘沉寺蛙喧月到門山
雲封古徑夜火閃前村晚飯呼兒熟青燈只酒樽

遊仙咏二首書贈達伽上人

鞏懿修

著手紅塵撒手仙蹉跎歲月幾經年何時覓得元珠寶
火裏蓮花九葉全

若个人間若个仙花開花謝自年年去時識得來時路
始信來全去亦全

遣山行

徐潤第

潄水悠悠牧水流斜陽曲徑氣橫秋行人驚起山梁雉
飛上遣山百尺樓

己酉五月朔宿七岩觀晚照作

李鎔經

人言晚照奇非晚不可見我欲觀其詳因來宿僧院夏
至前一日向晦將入晏倏忽放光明石壁淨如練瓊樓
望轉清銀海搖欲眩不是月華臨胡爲白一片寺僧向
余言晚照爲君現赤日射餘光清暉滿仙殿昔時僅耳

定襄縣志 卷三
聞今始識真面滅燭瞻眺頻坐久渾忘倦

七岩山懷古

李鎔經

高高七岩山中有洞最奇洞亦奚足奇有仙遂奇之仙人昔磨筭節義青史垂不知何代居此洞愛其山水足棲遲香花常供養象設爭禱祠是山迺有名山即神所司古者名山大川各有主神主此山秩祀宜吁嗟趙與代興亡只奕棋寶符竟安在爭奪亦奚爲不如成仁取義無磨滅人心萬古常慕思借問襄子墳澆酒過者誰但見仙人廟四方來奔馳紛紛逐鹿貪土地到今稱者

者惟伯夷我觀千古鑑得失咸若斯正氣在天壤屹然山不移遺山昔來遊水石曾賦詩悠然一樽酒相對渾忘疲我欲建立悠然亭上與元子同襟期青山常在眼白雲無盡時

神山古剎

王恂

古剎佳名到處傳遺山築室此逃禪登臨絕頂天初近坐嘯層巖月正圓落日倒懸孤塔影晚風吹散萬家烟丹邱有寶無人識拂拭殘碑辨漢年

龍門烟樹

王恂

百尺浮屠欲插天龍門開處獨登先書癡自笑酸寒甚
不看溪烟看樹烟

虎峪雲橋

王恂

風生虎嘯石峻嶒七聖迷塗月作燈望是誰家橋尚在
雲霓預兆卜三登

仙人足石

王恂

刻楠朱檻罩錦幢峰嶠俯仰似奔降誰知聖阜樓中石
曾印仙人足一雙

隱士釣臺

王恂

昨日未曾逢子敬今朝乘興一登臺臺空客已披裘去
臺影波搖海上來

南山霽雪

王恂

梅花數點天心見柳絮千山春意回此景想惟晴日好
畫圖從未有工裁

廉水晴波

王恂

龍頭石上望廉潭水色天光共蔚藍絕似江鄉風景好
烟波深鎖釣魚庵

藍臺夕照

王恂

人間一匣市重朝依舊晚來陰背橋紅葉疏分秋色淡
藍臺幻化酒旗飄

暖窰長春

王恂

少寒多暖一陽天草木長青花外研真箇四時春不老
壺中日月自年年

星宿石

在青石黃龍溝北畔地名聖石梁石上有菩薩像一尊比亢旱禱之輒雨東面平處有蝌蚪字甚夥模糊皆不可辨惟菩薩像旁有王天貴三字尙顯因山岳賦註未及此故此誌之

帥匡弼

聖石黃龍抱言傳是謫星一卷銘烏篆幾載顯神靈竟
與仙爲伍寧非佛現形夕陽斜照處留我眼終青
蝌蚪誰來篆菩薩或肖形龍隈星是石梁上石名星佛
佩山霞曉山濃佛鬢青摩挲頻下拜膚寸便能靈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三終

創修定襄縣補志跋

邑之有志曷昉乎昉於歷代之有史也代非史無以
跡朝野之治忽鏡人物之臧否驗政事之修墜綜風
土之饒瘠故古君子舉綱張目儼然史氏法俾後之
覽者悠然會心不啻親拱揖於其時也昔人作元和
志謂執此可治天下豈乎哉定襄古唐虞冀并域周
晉趙孟食邑秦漢以來沿革靡定然上下數千載流
風往蹟勤儉思深之舊迹哉泐矣莫可考鏡矧姜逆
播虐後典章多所淪亡僅存者千伯什一爾康熙壬

辰歲有邑侯王珠崖續修祖述麟經變通其義洵足以鳴於天下後世越十六載又有邑侯王益津重續有經有緯亦彬彬可觀矣迄於今一百五十餘禩事物變遷徭賦登耗政教隆替習尚醕漓又懸然殊焉釋今勿徵後將失實誰司其柄而令人有遺憾也光緒三年我 侯鄭公恭膺簡命來牧是邦整躬飭物訓俗型方首徵文獻有慨於中乃廣蒐羣籍博綜衆論暇則歷名山巨川覽方勝而低回焉殘碑斷碣悉括致之以資考證越二年慨然以纂修補志爲已任

爰取志式欵例銓次而臚列之遺者補誤者糾刪繁就簡各綴文詞而發明指要撰成補定襄志十三卷凡一邑之星野方輿建置田賦秩官名宦選舉人物列女雜記分門別類而外再擇其勲名忠孝節義文章爲千古所不朽者登之而爲藝文舉綱儼然造敝止命湖張目適奉

旨允宮保威毅伯曾奏議纂修山西通志檄行所屬郡邑各另纂補志一部與原志相表裏分爲前後二函補遺糾誤接古續今以昭一代文獻誠鉅典也須擇

其紳衿中老成博洽者共襄厥事庶幾殫耳目之所及矣澍以菲材忝居延請之列愧不能特出手眼以爲志乘光以爲著作助然亦聞之夫子曰辭達而已矣若不達而文其辭以與誇多鬪靡者比非所以信今而傳後也惟是恪遵我侯諭責無容謝第與諸同事正訛訂謬傳信來禳與歷代史並垂不朽固不佞之心也當亦我侯所厚望者焉

誥授奉政大夫陝西朝邑知縣邑舉人邢澍田謹跋

定襄縣補志跋

邑乘之有跋猶人冠裳之下有履編次至終篇而莫忍釋手不能贊一詞而又不能不贊一詞堯典既不

敢黜舜典又未可竄不得已而作蠅頭附驥尾於是

乎有跋蓋愛慕之至深猶見人至美之軀而不忍跳

其足也選之跋我侯鄭公補志非第愛慕其人且

切元氣肝脾之義不知入人之何從矣我侯補志

參謀非他乃選一生知己最深之人雲耕邢君也雲

耕爲

盛朝名宦遺愛朝邑洵堪躋諸古循吏乘 昭代史筆
彙纂補志雅不愧乎鄉先生比事徵實正名持平所
係於綱常名教者至重雲耕雖是遷固我 侯若非
廬陵焉知可屬草創卽班馬之特奇巨筆也何以異
聖天子文教誕敷百度咸飭

欽命晉撫威毅伯曾纂修山西通志以郡邑志乘有關
無可彙核

特旨悉令編磨而我 侯以堂陽碩彥於察吏安民之
暇延請名儒相與酌補邑乘以副

明詔甚鉅典也選適忝居紳衿初聘至我 侯卽出此

帙示

選選

焚香而編編竟而後讀之讀之而知其鄉

賢某襄人也爲士而希賢忠臣某襄人也爲臣而勸
忠孝子某襄人也爲子而勸孝義行某襄人也爲人
而勸義節婦某名光邑乘矣爲婦而知節科第某流
芳千載矣爲學而勸成風益其清而不傷也俗益其
美而不敗也此志不特記事實昭然爲一代勸戒史
是夫有礪世磨鈍之功也選 低回久之用敬綴數語
於篇末跋之爲言履也履設編諸圯上老人必謂孺

子可教也送何容愧無過人之節

邑廩貢生石連選謹跋

定襄縣補志跋

邑之有志由來尙矣然同一志書作於古者輒信而今人志之信不信常相半者以古人公而今人曲徇也公則據事直書曲則溢美不實輒觀而生厭夫史氏之於書不曰意而曰志者是欲士心之志猶周子志伊尹之所志也今則不然常使名實相違則是書志人而非人志書矣曲徇如此史能謂之信哉又魯論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秉筆者且然矧爲其所採訪者乎爲其所採訪者粉黑成白彼秉筆者即

欲傳信其可得乎綱謂今人之失真亦為偽史之積習所使而有不得不溢美之勢也何則彼不肯得罪於他人而曲徇不公者於志式自昧昧耳使有人焉不受一錢不飲杯水而且秉公筆削用垂炯戒曰志可以希賢久志不置可以希聖彼偽而不真與溢美不實者夫亦可以憬然悟廢然返矣我

鄭邑侯暨邢子雲耕其真能公而不曲徇以傳信史者也雲耕為鄭邑侯之裨諶而鄭邑侯又為雲耕之潤色旁搜校核數月稿脫綱覽之卒業其所謂勿

華而奇勿誕而疎昭然具在真良史也似無容綱之復贅第躬逢盛美共沐休明敢布俚言以跋始末詎不自揣固陋實愚忱之感發於不能自已焉耳

邑歲貢陳三綱謹跋

定襄縣補志跋

邑有志志善也所以勵風化也然非素有樂道人善之心不可以修志非素有樂取人善之心亦不可以讀志

今上御極之五年夏我 侯鄭公奉 宮保爵憲曾札修縣志乃集諸紳士而諭以意越今已期月矣志將成有客岸然而入長揖而坐曰吁君亦應採訪責乎曰然奚採之曰採之交採之獻採之鄉里公論其聲聞藉藉者然則是書所載皆實乎可傳信乎無溢美之

定襄縣補志跋

邑有志志善也所以勵風化也然非素有樂道人善之心不可以修志非素有樂取人善之心亦不可以讀志

今上御極之五年夏我

侯鄭公奉

宮保爵憲曾札修

縣志乃集諸紳士而諭以意越今已期月矣志將成有客岸然而入長揖而坐曰吁君亦應採訪責乎曰然奚採之曰採之文採之獻採之鄉里公論其聲聞藉藉者然則是書所載皆實乎可傳信乎無溢美之

定襄縣補志跋

邑有志志善也所以勵風化也然非素有樂道人善之心不可以修志非素有樂取人善之心亦不可以讀志

今上御極之五年夏我

侯鄭公奉

宮保爵憲會札修

縣志乃集諸紳士而論以意越今已期月矣志將成有客岸然而入長揖而坐曰吁君亦應採訪責乎曰然奚採之曰採之文採之獻採之鄉里公論其聲聞藉藉者然則是書所載皆實乎可傳信乎無溢美之

詞乎曰惡是何言也麟經之褒貶自在而三子爲傳互有異同馬史之疏略俱存而一人所編猶或抵牾自古聞見異詞不一而足果誰實而可信况有美雖溢終無害於美且所溢果美究何妨於溢但孳孳焉集衆人所溢之美合而爲一人不溢之美不猶愈諸無美可溢者乎必謂人之所採爲適聞其譽安知己之所疑非適聞其毀每見有聞譽人則忌聞毀人則喜者其居心誠不可問也善善從長其謂之何而乃短之乎必欲苛求備責天下幾無完人將何所取而觀感哉得毋負我 侯修志之意且無以勵吾儕讀志之功乎孔子言觀過知仁三人行必有我師孟子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其意皆可深長思也願吾子成人之美無刻以繩之致令求實而反誣則幸甚客憮然曰聞命矣遂長揖而退是書成足勵風化無庸贅謹書其所問答者以告同志

特授修職郎汾州府汾陽縣訓導邑貢生梁舒翹謹跋

定襄縣補志跋

襄邑一僻壤耳土瘠民貧而苦修者衆又况風承唐
魏人尙廉恥士爭氣節以故義士忠臣貞婦烈女凡
可以列邑乘而繼前徽者固纍纍不乏惜百餘年來
補修無人雖惺齋輩公子畚李公聖阜吳公諸前輩
屢有募集而剗劂未付則流傳不廣將何以振聵聵
而警愚頑誠憾事也歲己卯我邑侯子敬鄭公承
撫憲曾宮保命慨然以補志爲己責延紳士募板資不
期年而功卽有成噫是使百六十年掩沒不彰之人

竟微顯幽闡俾得大發其光而無遺也是使村中老幼不知忠孝何人節義何人一旦家喻戶曉皆得指其實而道其真也琛因之有感矣近今人情大不如古此書一出爲師者以訓生徒爲父兄者以教子弟將人爭琢磨羣相倣倣如飢得食如夢方醒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是則我 邑侯所深望而亦琛等所引領拭目者也琛雖才疎學淺亦願以數語誌景仰之思云爾

邑舉人周 琛謹跋

定襄縣補志跋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固已顧足衣食於常足之時則足而不覺其足興禮義於常興之日則興而不見其興襄古晉昌名邑也有陶唐勤儉思深之遺近世寢爲紛靡歲丁丑晉大饑而襄尤甚珠米桂薪民不聊生幸蒙

撫憲威毅伯爵曾宮保設法賑饑焦心勞力澤沛遐邇 旨 邑侯子敬鄭公蒞任伊始加意奉行轉禍爲福歲續告豐而困者蘇病者起此衣食之足所爲大異

於尋常也越明年己卯夏承

鄭侯垂命約期造公

署情往時則邑之紳士集焉禮畢序齒而坐廼知

爵憲曾公意修山西通志令州縣各爲纂輯出札徧示
剴切詳明衆伏地稱善曰此誠及今之要務何思之
深慮之遠一至此乎爰頌

爵憲爲

聖朝周召不已議立條規斟酌盡善而紳衿之老成者又
念我襄地僻民貧苦無鉅力各鄉勸諭集腋成裘而
事因以興於是旁搜博攬訪諸父老傳聞採之文人

紀載以及巖谷墓隧斷碣荒碑無不羅而致之摺撫
既久我 侯廼延里大夫雲畊邢君參互考訂芟繁

糾繆蓋惴惴焉惟恐不足範今而傳後也孰意事之
所由始與事之所由終固各有數存焉興事之次年
鄭侯以丁艱告歸我 侯士鄉王公來蒞茲土甫下
車卽問及修志事答曰稿定而付梓者幾半餘猶未
也 侯廼刻意振興每於案牘之暇嚴加簡閱又以
費貲孔多捐俸百金助之由是董事者益殫其精襄
事者益奮其力匝三月而工遂告竣焉噫盛矣竊思

邑之有志風化關焉襄志創始於無極安公自豫章
王公珠崖王公及益津王公續修迄今百六十年矣
文獻之存幾歸湮沒而粹修於民氣復蘇之後行見
讀是書者睹地理睹建置其形勢變易固自瞭如睹
名宦睹鄉賢睹孝義節烈其感發乎人心又何如也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衣
食足而後禮義興今時則易然也以此見 爵憲曾
公之善因時勢而 鄭王二父母之勲勞爲尤顯也
且也襄之有志前以豫章珠崖益津三王公踵無極
安公今又以 士鄉王公踵 子敬鄭公倘亦天假
之緣而使後先合符者歟是役也情 弇鄙無文烏能
贊一辭然忝膺採訪之職實有睹其事而快於心者
因僭書於後以爲驥尾之附云

邑廩貢生智情田謹跋

25060

定身補元

此

三

三才圖會

卷之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5053-60

原件状况

原件个别地方破损

原件个别地方字迹模糊

原件有部分有污迹

[光緒]定襄縣補志十三卷

(清)鄭繼修纂修

清光緒六年刻本

一册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一至卷十三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 卷一至卷十三